



魔法坏女巫

西方坏女巫的一生

WICKED Gregory Maguire

Life and Times of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

格雷戈里·马奎尔 著 王林园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WICKED Gregory Maguire
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

魔法坏女巫

西方坏女巫的一生

[美] 格雷戈里·马奎尔 著 王林园 译



中信出版集团 · 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法坏女巫：西方坏女巫的一生 / (美) 格雷戈里·马奎尔著；王林园译. --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7.4

(魔法坏女巫四部曲)

书名原文：Wicked: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
ISBN 978-7-5086-7347-9

I. ①魔… II. ①格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1222 号

Wicked: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Wicked Witch of the West

By Gregory Maguire

Copyright © 1995 by Gregory Maguire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/o John Hawkins & Associates, Inc.

Through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

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Cover Arts © 2003 by Wicked® LLC. All Rights Reserved

魔法坏女巫：西方坏女巫的一生

著 者：[美]格雷戈里·马奎尔

译 者：王林园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：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

版 次：2017年4月第1版

版权登记号：01-2017-0370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7347-9

定 价：48.00元

印 张：15.75 字 数：321千字

印 次：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，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本书献给贝蒂·莱文^①以及所有
教我懂得善良既可敬又可畏的人。

^① 贝蒂·莱文(Betty Levin),美国儿童文学家。——译注(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,均为译注)

感谢本书的早期读者：

摩西·卡多纳、拉菲克·科夏瓦杰、

贝蒂·莱文及威廉·瑞斯；

他们的建议令我受益匪浅。

如有瑕疵，本人自负。

同样感谢朱迪思·里根、马特·罗什科、

大卫·格罗夫和帕米拉·戈达德，

感谢他们热情接纳了《魔法坏女巫》。

最后，对我的朋友们聊表谢意，

过去几年来，我总缠着你们唠叨“恶”这个话题。

恕我在此不能一一提名：

琳达·卡瓦纳、黛比·基尔施、罗杰及玛莎·莫克、

卡蒂·奥布莱恩和莫林·韦基奥尼；

马塞诸塞州埃德加敦那小撮人；

我的兄弟约瑟夫·马奎尔，

有些想法是从你那借来的。

拜托别告我。

说来也怪，人竟然喜欢徒有恶名。

——丹尼尔·笛福，《魔法考》

在历史事件中，所谓的伟人之名只是一些标签，以对应那些事件；和标签一样，这些人物与事件本身的联系微乎其微。他们自认所作所为都是出于自由意志，其实纵观历史，他们根本不能随心所欲，他们的所作所为由过去的历史进程所决定，是从亘古以来就注定了的。

——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托尔斯泰，《战争与和平》

头头说：“好吧，这是我的回答。你不该指望我平白送你回堪萨斯，除非你有所回报。在这个国度，什么都要付出代价的。要是你想让我施展魔法送你回家，你首先得为我做一件事。你帮我，我才帮你。”

小姑娘问：“我该做什么？”

奥兹回答：“杀了西方坏女巫。”

——L. 弗兰克·鲍姆，《绿野仙踪》

目 录

引子	黄砖路上	001
一	蛮支金人	006
	孽源	006
	宙龙之钟	012
	女巫降生	016
	怪病与偏方	024
	奎德林的吹玻璃匠	036
	地理分布：有形与无形	043
	儿戏	051
	远方的黑暗	060

二	吉利金	075
	葛琳达	075
	巴克	111
	魔界圈	158
三	翡翠之城	219
四	玫窟斯	274
	出发	274
	其亚莫科的碧玉门	297
	起义	350
五	谋杀及其来生	402

引子 黄砖路上

奥兹国上空一英里，女巫乘着风的前梢，仿佛一粒绿色的灰尘被风卷起，在摇曳的气流中盘旋打转。在她周围，白紫两色的夏季云砧逐渐积聚；在她身下，黄砖路蜿蜒曲折，像松松散散的绞索。由于冬天的暴风雪和闹事分子的撬棍，路面坑坑洼洼，但这条路依然不屈不挠地通往翡翠城。女巫看到一行人步履艰难，绕过隆起，避开深沟，到了畅通的路段则连跑带跳。他们似乎对命运茫然不知。不过女巫才没有义务点醒他们。

女巫把扫帚当成楼梯扶手，像手下的飞猴一样，从天上拾级而下，最终停在黑柳树最顶端的树杈上。她的猎物停下脚步，在层层树叶下稍事休息。女巫把扫帚夹在胳膊底下，像螃蟹一般，悄无声息地向下潜行，一次只挪动一点，直到他们头上二十英尺的地方才停下来。垂柳的枝条在风中摇曳。女巫目不转睛，凝神细听。

他们总共有四个。她看到有只大猫模样的东西——是狮子

吧？——还有一个亮闪闪的铁皮樵夫。铁皮人正扒着狮子的鬃毛捉虱子，狮子觉得不舒服，嘴里咕哝着，身子扭来扭去。近旁，一个有生命的稻草人懒洋洋地躺在地上摘蒲公英吹。那个女孩被摇摆的柳枝挡住了，看不见模样。

只听狮子说：“当然啦，听他们的意思，没死的这个姐姐才真叫疯呢。名副其实的女巫啊。心理扭曲、魔鬼附体、精神错乱、不堪入目。”

铁皮人平静地接口道：“她一出生就被阉了。生下来是半男半女，也可能根本就是男的。”

狮子说：“哼，你呀，你看谁都是阉人。”

铁皮人辩解道：“我这都是听大家说的。”

狮子漫不经心地说：“大家爱怎么想是他们的自由。她从小没妈疼爱，反正我是这么听说的，小时候被虐待，还因为皮肤的毛病用药成瘾。”

铁皮人接口道：“情场失意，和我们同病相怜啊。”他不说话了，用手捂着胸口，似乎伤心起来。

稻草人坐起身。“她嘛，喜欢和女人为伴。”

“她被某个有妇之夫抛弃了。”

“她自己就是有妇之夫。”

女巫目瞪口呆，险些抓不住树枝。她本来最不在意的就是风言风语，但与世隔绝的日子太久，听到这几个无名小卒起劲地发表意见，她只觉得吃惊。

狮子口气坚定：“她是个大独裁者，一个危险的暴君。”

铁皮人掀起一缕鬃毛——其实大可不必那么用力。“你看什么都危险，胆小鬼。我听说她倡导所谓的‘瘟鸡’实行地方自治。”

那个丫头开口了：“不管她是谁，一定正在为妹妹的死悲痛欲绝呢。”语气忧伤，情真意切，跟年龄大不相称。女巫忍不住寒毛直竖。

“这会儿发同情心有什么用。我反正不行。”铁皮人抽了抽鼻子，有点讽刺。

稻草人搭腔了：“不过多萝西说得对，谁也免不了悲伤。”

他们用这种高人一等的语气大发意见，叫女巫怒不可遏。她绕着树干挪了挪位置，想瞧一眼那丫头。风紧了，稻草人瑟瑟发抖。铁皮人还在对狮子的毛发不依不饶，稻草人倚在狮子怀里，狮子则温柔地搂着他。稻草人说：“天边有暴风雨来啦。”

数英里外，雷声隆隆。“天边——有——女——巫——”铁皮人在狮子身上呵痒。狮子大惊失色，纵声呜咽，一跃而起，把稻草人压在了身下。铁皮人瘫倒在他俩身上。

女孩问道：“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是不是该躲躲暴风雨？”

大风终于吹开绿色的屏障，女巫这才看见那个女孩。只见她双脚收在身子底下，手臂环绕着膝盖。这不是什么娇小姐，而是个结实的农家女孩，身穿蓝白格子裙，还罩着件围裙。一只凶恶的小狗在她怀里缩成一团，呜呜哀鸣。

铁皮人安慰道：“说到暴风雨你就紧张，经历过那些事你才会这样，这很正常。放心吧。”

女巫的手指抠进树皮里。她还是看不见那丫头的脸，只看到那强

有力的小臂、头顶、扎成辫子的深色头发。她是不是不容小觑？抑或只是被风吹向错误方向的蒲公英种子？女巫心想，要是能看见她的脸，大概就能确定了。

女巫从树干后探出头，可惜就在同时，那丫头偏偏朝另一个方向扭过脸。“暴风雨近了，而且越来越急。”风更猛了，她的声音也更急促。那是一种凶巴巴的沙哑的声音，就像在忍着眼泪跟人家争辩，“我最懂暴风雨，说来就来！”

铁皮人说：“我们在这儿更安全。”

那丫头反驳道：“才不呢。附近就属这棵树最高，待会儿要是打闪电，一定瞄着这儿。”她一把抓起小狗，“我们刚才不是看到前面有个棚子吗？快，快，稻草人，要是开始闪电了，最快烧起来的就是你！快走！”

她站起身撒腿就跑，姿势着实欠雅观。她的同伴慌了，都跟着跑起来。第一波迅猛的雨滴砸下来时，女巫看到了——不是那丫头的脸，而是那双鞋，她妹妹的鞋。鞋子在晦暗的午后依然晶莹闪亮，亮得像黄钻石，像血的余烬，像多刺的星星。

假若女巫一开始就看到这双鞋，绝对不会听那个女孩和朋友们聊天。可是她当时把脚缩在裙子下面。女巫现在想起自己需要什么了。鞋子是她的！难道她吃的苦还不够多，还不够换来这双鞋吗？女巫只想从天而降，骑在那丫头身上，从那双无耻的脚上夺回鞋子，可惜现在不行。

躲雨的一行人沿着黄砖路越跑越远；无论是顶雨飞奔的丫头，还

是会被闪电烧着的稻草人,都不及女巫这样讨厌暴风雨。这雨饱含恶毒,来者不善,女巫不敢轻举妄动。她只好在黑柳树裸露的树根间找个雨水危及不到她的缝隙,钻了进去,等雨停了再说。

她会东山再起。一如既往。奥兹国暴虐的政治气候曾将她打倒,任她奄奄一息,一扔了事——她仿佛一株幼苗,历经辗转,枯竭得似乎再也不能生根。但是,受诅咒的一定是奥兹国,而不是她。奥兹让她一生坎坷,但不也促使她变得强大了吗?

他们跑了也无所谓。女巫可以等。后会有期。

一 蛮支金人

孽 源

做妻子的躺在凌乱的床上说：“我看就是今天了。瞧我陷得多深了。”

做丈夫的取笑道：“今天？可真像你的作风，就爱作对，给人添乱。”他站在门口朝外远眺，目光掠过湖面、田野、远处郁郁葱葱的山坡，勉强看得到芦苇许的烟囱和袅袅的早炊，“偏赶上我教务最糟糕的节骨眼。还用说。”

做妻子的打个呵欠。“我也没多少选择余地啊。据我所知。身子胀成这么大，都不听使唤了——宝贝，要是你受不了，那就只好让路啦。身子自有主张，这会儿想拦着，谁都没门。”她撑起上身，想看看隆起的肚皮，“我觉着像被我自己挟持了。要么就是被这孩子。”

“自我克制一下。”他走回床边，扶妻子坐起来，“就当成是一场精神磨练。做感官欲望的主人，肉体和道德的自控。”

“自我克制？”她大笑，一寸一寸地往床边挪动，“哪儿还有自我。不过就是这个寄生虫的宿主罢了。话说，自我究竟去哪儿了？那个疲惫的老东西被我忘到哪儿去了？”

“为我想想。”他语气变了；这句话不是玩笑。

“弗瑞克斯，”她抢白道，“火山要爆发，管他世界上哪个牧师，都没法靠祷告让它平静下来。”

“我那些牧师同僚该怎么想？”

“他们会联合起来说：弗瑞克斯帕尔兄弟呀，你手头有教务问题要处理，却还让尊夫人诞下头胎？你做事有欠周全，表明你不能服人。就此免去你牧师之职。”她这是在戏弄他，因为根本不存在免职的问题。穷乡僻壤的区区一个统一教传教士，就算离这儿最近的主教也懒得理睬。

“只是时间也太不巧了。”

她回敬：“巧不巧的，我看有一半要怪你。我是说，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嘛，弗瑞克斯。”

“道理虽然如此，但我纳闷。”

“你纳闷？”她仰头大笑，耳朵到锁骨凹形成了一道曲线，让弗瑞克斯联想到一只精致的银汤匙。她尚未梳洗，肚子像张大驳船，却依然那般端庄美丽，一头乌亮的秀发宛若阳光下湿润的橡树落叶。他怪她出身优渥，也敬佩她努力克服身世的障碍——他也从头到尾都爱她。

“你是想说，你纳闷孩子是不是你的？”——她抓着床头；弗瑞克斯握住她另一只胳膊，扶她坐直了——“还是对父亲身份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？”她站起身，显得硕大无比，宛若一座移动的小岛。她一边慢吞吞地向门口挪动，一边嘲笑他这个念头。他为今日一役换上衣服时，听见她在外屋厕所依然笑不可抑。

弗瑞克斯梳过胡须，涂过发油，在后颈系上骨头和生牛皮结的环扣，免得头发遮住脸：今天，他务必得使自己的表情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，他的意图也不容一丝含糊。他在眉毛上抹了些煤灰，又在平平的双颊上点了点红蜡，嘴唇上也抹了抹。英俊的牧师比样貌平庸的牧师更能吸引悔罪者。

梅兰娜在厨房院子里准备早饭，她步履轻盈，不像一般孕妇那样笨拙，反而像一只充了气的巨型气球，拖着土里的绳子移动。她一手端着煎锅，一手握着几只鸡蛋和秋葱的葱根。她唱起歌来，不过只是一句半句，因为不想让弗瑞克斯听见。

弗瑞克斯套上肃穆的长袍，扣子一直扣到领口，裹好绑腿，系上凉鞋，翻出藏在五斗橱下面的信函——是三棵死树村的牧师写给他的。他把棕黄的纸张塞进腰带里藏好。他一直瞒着不让妻子知道，因为怕她会跟着去——要是有趣就权当取乐，要是惊悚就当享受刺激。

弗瑞克斯开始深呼吸，活动肺部，为一天的演讲做准备；这会儿梅兰娜正用木勺翻搅锅里的鸡蛋。湖那边传来牛铃声。她没留意，或者说，她在留意别的声音，她体内的声音。那是一种没有旋律的声响，像梦的音乐，只留下印象，却不记得和弦的抑扬变换。她幻想是腹中的

宝宝幸福的咿呀。她清楚，他会有一副好嗓子。

梅兰娜听到屋里弗瑞克斯开始即兴演说、准备练习、铺排辞藻，再次劝服自己是为正义而战。

那段谚语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多年前奶妈唱给她听的那首？

早生娃，苦没由，
中午生，苦又愁，
晚上生，苦尽忧，
夜里接着早上头。

她当成笑话听，心存怀念。人生止于苦，但我们女人还是要一直生儿育女。

梅兰娜脑海里响起奶妈的声音（一如既往在发表议论）：错了，错了，你这个娇生惯养的小狐狸精。我们女人才没有一直生，显而易见嘛。年轻的时候才生孩子，因为那时候还不懂日子越过越惨淡。等我们彻底明白了——我们女人啊，就是觉悟得慢——就在嫌恶中不断干瘪，理智地不再生育喽。

梅兰娜反驳道：可男人就不会干瘪，他们可以一直生，到死为止。

奶妈回嘴：啊，我们女人觉悟得慢，可他们男人压根不觉悟。

梅兰娜把鸡蛋舀到木盘子里，一边喊：“开饭了。”她这个儿子可不会像大多数男人那样没趣。她要教导他对抗悲苦的侵蚀。

弗瑞克斯吟诵道：“我们这个社会如今危机四伏。”他虽然痛斥凡